

课题问道

教育叙事

“研究,是我们对话世界的方式”

——对话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与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瑜(上)

对话人:《教育导报》编辑 夏应霞

夏应霞:请简要介绍自己,以及在课题研究方面的成果。

高瑜:我是一名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目前在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主要聚焦职业教育政策、课程改革、教师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这些年,我主持过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等课题,主持的课题获得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些成果都是从一线“长”出来的,最终回到一线,或转化为行政部门正式文件,落地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看到那些文件变为现实,那种“研究真的有用”的感觉让人踏实。每个研究背后,都是现实中绕不开的真问题。成果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一次落笔,背后都有很多次走进课堂的聆听、多个和老师们线上研讨的深夜。教育研究,就是和师生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困惑寻找答案,为他们的探索提供支撑。这也是我的研究初心——让研究贴着地面行走,让成果真正回到课堂中去。

夏应霞:对一线教师来说,日常教学已经很忙了,那么,花时间做科研的价值在哪里?

高瑜:我特别理解老师们的“忙”,知道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备课、上课、批作业、带班级、开家长会、迎接检查……每一件事都在抢时间,每一分钟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听到“老师要多做研究”的话,我第一反应也是:我哪有时间?但后来慢慢发现一个道理:研究不是教学的“额外任务”,而是让教学变得更轻松的“捷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我们做综合高中课程研究,没有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而是到学校和教师一起反复打磨。最开始,我们也迷茫,不断追问:哪些内容是必修的,哪些内容是选修的;哪些内容可以职普融通,哪些内容需要分开上;课时怎么安排,评价怎么设计。一年之后,《成都市综合高中课程实施方案》终于成型。这个方案出台后,老师们再也不用自己摸索“综合高中怎么开课”了——他们有了方向、

有了依据,甚至有了直接可用的课程框架。一位老师跟我说:“以前,我每年都要花好几个月琢磨课程怎么排,现在照着方案走,两周就能搞定。省下来的时间,我可以用来研究怎么把课上得更好。”那一刻,我特别触动。这就是研究的价值——让更多人少走弯路,让经验变得可复制、可传递,让时间和精力真正花在有价值的地方。

夏应霞:您是如何从“怕研究”到“主动研究”的?心态上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高瑜:最早写课题申报书的时候,看到“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这些词,我头都大了。我第一次申报课题,写了一个多月,改了十几稿,最后连申报书长什么样都快不认识了。结果没中,那天晚上,我挺沮丧的,躺在床上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是为了“有课题”而写课题,还是真的想搞清楚一件事?后来我想明白了:研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搞清楚自己想知道的事。从那以后,我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盯着“课题指南”找选题,而是盯着每天看到的问题。

从“怕”到“主动”,最大的转变是:我不再把研究当作“交差”,而是当作“解题”。当我发现研究真的能帮我把事情做好,把问题理清,看到学生和教师因为我的研究而有一点点改变——那种成就感,比拿到奖项都要高兴,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研究,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课堂上遇到困惑,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政策上遇到难题,通过研究去找路径;老师们遇到瓶颈,通过研究去找支撑。研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贴着地面行走的探索。它让我在寻常处发现不平凡,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在琐碎的日常里,始终保持对教育的清醒和热爱。

所以,为什么要做研究?因为我想让那些和我一样站在课堂上的老师们,遵循教育规律教书育人。

夏应霞:教师做研究容易出现的误区是什么?如何避免“为研究而研究”?

高瑜:最大的误区,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一些老师做课题的初衷是“评职称需

要”“学校有要求”“别人都有我也要”。结果呢?课题申报书写得很漂亮,但研究内容和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课题立项后,该上课上课,该带班带班,课题的事放着;等到要结题了,匆忙补材料、编数据、凑报告;最后课题结题了,报告交上去了,但教学还是原来的教学,学生还是原来的学生。这就是典型的“为研究而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把研究当成了“任务”,而不是“需要”。当研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要有一个课题”出发,它就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

怎么避免?我有三点建议:第一,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真正想搞清楚的吗?这个问题和我的日常工作有关系吗?如果研究有了结果,我能用在课堂上吗?”如果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那这个选题就是值得做的。如果有一个“否”,就要再想想。

第二,让研究“长”在课堂上。做研究的过程中,要不时停下来问自己:学生有没有因为我的研究变得更好?课堂有没有因为我的研究变得更有效?我自己有没有因为研究变得更从容?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没有”,那说明你的研究可能偏离了初心。

我自己的习惯是:每个课题进行到一半,都会和老师们坐下来聊聊:“你们觉得这个研究对你们有帮助吗?”“哪些地方有用?哪些地方没用?”“我们还需要调整什么?”这些反馈,是研究宝贵的“校正器”。

第三,不要追求“大而全”,要做“小而实”。一些教师一开始就想做“国家级课题”“省级重点课题”,不但把自己搞得很累,最后还什么都没做成。我一直提倡:从小处着手,从实处做起。

一个教学案例、一篇教学反思、一次课例分析,只要它是从你的课堂里“长”出来的,只要它能让你对教学多一分理解、让学生多一点收获,它就是有价值的研究。研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会做研究”,而是为了让教育变得更好。如果研究不能改变课堂、不能改变学生、不能改变我们自己,它再“高大上”,也没有生命力。

夏应霞:做科研除了对职业发展有帮助,还带给你哪些意料之外的收获?

“强买强卖”式教育行不通 ——再读“陶行知喂鸡”的启示

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 张建国

1938年的一天,陶行知到武汉大学讲堂进行演讲。只见他走上讲台,不慌不忙地从盒子里取出一只大公鸡,抓起一把大米放在大公鸡眼前。大公鸡就是“不领情”,压根儿不愿意吃大米,还挣扎着试图脱离陶行知的手。后来,陶行知抓起米粒往大公鸡嘴里塞,公鸡拼了命扑腾着,死活不肯吃米。过了一会儿,陶行知轻轻地、缓缓地松开了手,悄无声息地向后退了好几步,静静地站着观察。没过一会儿,公鸡抖了抖翅膀,快步走到大米前,美滋滋地啄食起来。

此时,陶行知开始演讲:教育就像喂鸡一样,如果教师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生硬地灌输给学生,就会出现学生不情愿接受教育的情况,并且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有的还会出现激烈反抗的行为……听众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讲堂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再读“陶行知喂鸡”的故事,又是一次启迪。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要想做好教育工作,让学生愿意接受相应教育、乐于完成某些任务,必须态度坚决地远离“强买强卖”的行为,不能态度粗暴地强迫他们,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得到的结果就可能事与愿违,甚至会适得其反。笔者认为,要避免这种现象,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一定要尊重学生独特的个性。每一位学生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活生生的人,他们无不具有各自的个性。即便是双胞胎,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只不过是熟悉他们的人,不太可能一下子分辨而已。诚如是,无论学生高矮胖瘦丑,也不论他们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知识技能等如何,都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教师、同学和自己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一句话,每一位学生都是平等、自由、独特的个体,都是“活泼泼”的“整个人”。

既然学生都是独具个性的人,就必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要通

过合适的渠道、适宜的方法,尽最大可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欲望和热情,达到将“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要学”的目的。那种不问具体教育对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生灌硬输的教育,即“强买强卖”式的“填鸭式”教育,是对学生个性的不尊重,难以得到学生的喜爱,更难以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一定要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陶行知喂鸡,先是按头,再是强塞,费了很多力气,但没有效果。后来,他放开了大公鸡,只是在一旁观看,大公鸡却将米吃了个精光。铁一般的事实胜于无数的雄辩:必须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学生才会不紧张、不害怕、不焦虑,才可以心情轻松、愉快地想学、要学和乐学。反之,正如陶行知所说,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还会将所

学内容还给老师。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与此性质类似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比如,在一些晨会课上,经常听到班主任对学生提出若干个“必须怎样”“不许怎样”的要求,这就是一种简单粗暴地说教和灌输。如果从学生的视角换一些方法,如播放紧扣教育主题的视频,让学生观看、思考、讨论所学所得,教师适时适当点拨,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一定要满足学生合理的需求。陶行知喂鸡喂的是米,当然也可以是玉米、小麦和菜叶之类,这些都是鸡喜欢的食物,对鸡来说,这些都是合适的。如果陶行知拿出肉骨头、鲜鱼和酒给鸡吃,鸡可能走得远远的。即便是大米,也要选择合适的时候去喂食。

同样道理,教师教育学生也应该选择合适的内容、合适的形式和合适的时机等,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喜闻乐见、身临其境地融入教育过程,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比如学生已经累了、下课铃已经响了,就不应该将学生关在教室里,要求他们阅读课外书或者订正作业等。学习一旦成为苦差事,学生根本就享受不到进步和成功的乐趣,更谈不上获得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了。

综上所述,“陶行知喂鸡”的故事启迪我们,靠主观臆想去进行“强买强卖”式的教育是注定行不通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尊重学生独特的个性,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满足他们合理的需求,学生才会感受到教师的善意、信任和期待,才会心情愉快、自由、健康、可持续地快乐生活、茁壮成长。

新学期第一节课,我看到满面春风的学生,想起女儿给我转发的一个故事——“万人大厂一夜裁员4000多人!她拼命用AI提效,却在深夜12:30等来解雇通知”。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打算给学生谈谈AI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课堂一开始,我播放了去年春节联欢晚会时的机器人舞蹈和今年春晚上的机器人武术表演,学生们的兴趣一下子提起来了,我告诉他们,这变化背后是算力支持、AI进化。

当学生们的惊叹声、讨论声此起彼伏时,我在屏幕上投下“万人大厂一夜裁员4000多人!”,他们一声惊呼,迫不及待地问:“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一下裁员那么多人呀?”

我再次投下“她拼命用AI提效,却在深夜12:30等来解雇通知”,他们看到这些,仿佛知道一点什么了,嘉豪问:“老师,是AI导致他们失业的吗?”我笑而不语,和学生们共同看完那位身处西班牙、刚入职美国金融科技巨头Block公司不久的女员工Debbie,从“毫无征兆被裁”到“深夜等待判决”、从“全力用AI提效”到“看清行业残酷真相”的全过程。

看完故事,学生们久久未能平静,纷纷交流着自己的理解:“一次性砍掉40%的员工,实在太过离谱。”“没想到,Debbie用AI提效,却成为公司合法的裁员理由。”“幸好Debbie有准备,让她这次失业不至于崩溃。”“老师,AI以后会替代老师吗?”“我们能用AI写作业吗?”……

等讨论声慢慢小了,我找出一本书写工整的作文本,通过扫描将作文录入手机,并通过AI软件将错误纠正过来,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操作,两分钟后,这篇作文出现在屏幕上,还把文中的两个错别字纠正过来了。

“哇,比老师批改得还快!”小丽忍不住惊叹,凑过来看操作界面。我笑着把手机递过去,让她展示给周围的同学,“不仅能纠错,AI还能给出修改建议,比如这句话的语序可以调整得更流畅,这个比喻可以更生动。”

看着学生们好奇又略带紧张的神情,我问道:“刚才Debbie因为AI失业,现在AI又能帮我们改作文,你们觉得AI到底是好是坏?”教室里瞬间又热闹起来,嘉豪第一个举手:“老师,我觉得AI是工具,用得好就好,用不好就会有麻烦。Debbie用它提效,却没想到公司会用AI替代她,不是AI的错,是公司的选择。”

他的话得到了不少同学的认同,班长小禹接着说:“对,就像老师刚才用AI改作文,帮老师节省了时间,改正了错误,而不是让AI帮我们写作文。如果我们依赖AI,自己不思考、不练习,以后可能就不会写作文了,这才是可怕的。”

我赞许地点点头,补充道:“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AI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便利,比如机器人舞蹈带来的视觉享受,AI纠错节省的时间,甚至能帮我们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但同时,它也会带来挑战,比如部分岗位被替代,就像Debbie遇到的情况。”

我又投出一组图片,有AI帮助医生诊断病情、AI助力消防员排查隐患,也有流水线机器人替代工人、AI生成内容冲击创作者的案例,“你们看,AI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就业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害怕AI,而是要学会适应它、利用它。”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有同学小声问道。我看看一张张稚嫩却认真的脸庞,轻声说:“首先,要学好知识,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这些是AI目前无法替代的;其次,要正确使用AI,让AI成为学习的助手而不是‘思考外包’的工具;最后,要学会接受变化,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新的挑战,都能从容应对。”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意犹未尽,激烈地讨论着AI的各种用途。我看着他们眼里的光芒,忽然觉得,这堂临时改变计划的道德与法治课,或许比我原本准备的内容更有意义。AI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正视它、拥抱它,在科技的浪潮中,守住自己的初心,善用AI,不依赖AI,成长为会思考、能创新、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道德与法治课上的一次讨论

通江县广纳镇石庙小学 张洪铭

行知有道

同伴

余建平 摄

